

头条诗人

像我这样轻松地生活

(组诗)

○毛新萍(北京)

或许

或许,我来世上这一遭
只是为着与你相遇
那就让我,用长长且平庸的一生
用海洋的汹涌和
月华如练的柔美
与你慢慢远行
星星罗列在天空闪烁
在触手可及的幸福里
我的难题是,在未来的岁月里
如何保持,单纯又简单的情感
或许多年后,某个三月的午后
回忆起此时的风,温暖的眼神
以及,翻阅的书页里的某行文字
还有,那些未曾说过的话
以及脱口而出的年轻的诺言

祝福

这是异常寒冷的冬天
我是用心思念的那个人
在人群散尽的午夜
我怀念幸运的知遇
在神和我们之间
隔着陌上缓缓开的花
我知道,冬天所有的意义
就是许多珍贵的雪花已消失

精神家园里的诗歌和文字
越接近阳光,空气和水
就越接近你的心灵深处
我在一座城市遥望另一座城市
想念那个牵动着我梦境的人

所谓祝福
是一颗心灵对另一颗心灵的慈悲
而祝福,会活在一句永远的叮嘱里

除夕

这样的夜晚
一年只有一次
那些幸福的人们
穿越了森林湖泊高山大海
穿过了城市霓虹乡村炊烟
回到了蹒跚学步的童年
回到了子规呼唤的故乡
在万家灯火的此刻
而此时,我双手合掌
祝福每一座城每一个人
都能与明年的春天相拥
爱是一种信仰
是星辰大海的永恒
在新年的脚步声里
后会有期或无期
是谁在昨天的思念里

写下春天的寄语
只有我,在岁月的渡口
搜集所有关于你的消息
深深地祝福你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等待

等待在树叶吹落的街边
徘徊在无人经过的巷口
黎明前,谁的语言驱散了无边的黑暗
就像昨夜,那些年轻的歌声
清澈又明亮地回旋
而许多的过往,注定被遗忘
仿佛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
等待的瞬间,写就半生的境遇
在散乱纷杂的诗句里
在悲欢离合的字里行间
在一生错过的故事里
让所有的犹豫以及蹉跎
沉入最深最远的海底
然后,如少年一般勇敢
深陷蓝监的白云天,不能自拔
望着天空在等待,我相信
生命最初的本真和单纯
相信上苍别有用心地安排
相信人生是一辆疾驰而过的列车
我们奇迹般地被遗落在站台

告别

风吹,树动,云散,人走
时间没有驿站,脚步能停滞不前

五月匆匆的星空,一个人的夜晚
把现在还给即将初升的太阳
把想象还给灵魂,把青春还给轻狂
说出最后的誓言,风雨来临之前
一定有些已遗忘的,还没彻底丢失
比如,童年玩伴的乳名,和蝴蝶结
原野上,疯狂生长且舞动的矮草

在一层又一层的斑驳日子里
是怎样艰难的思绪和辽阔的怀念
一直在故乡的上空飘荡浮动
运河边的少年,有青草的梦想
那时的欢乐,在纯真的雨里奔跑
不懂爱情,甚至不懂忧伤

多年后,开始或者结束的一切
都由不得多想,没有任何的预兆
我们能做什么留给眼睛和回忆呢
今夜,我轻轻地问自己的心灵
该轻声祝福,还是该无声地告别

作者简介:毛新萍,女,新疆伊犁人,现居北京,在央企工作,诗人、作家。

完全不顾
那最温柔的一抹色彩

我被橘色、红色、黄色的经脉
紧紧包裹
坠落深渊
从此,无人听见
那流泪的心房

指尖上的烟火

○海 儿(陕西)

母亲是一位琴师
她用沾满烟火的双手
在黑白的琴键上
把柴米油盐酱醋茶的音阶
弹奏成一首叫作活色生香的乐曲

母亲还是一位丹青高手
她那常被冷风吹得皴裂的双手
把苞谷、红薯、小麦这三原色
用水与火在日子的调色盘里
调出五颜六色的香气

母亲结满老茧的双手
用锄头在田间
写着长长短短的诗行
不断在节令的平仄里探究
四季更替里蕴含的韵律

窗

○詹守泉(辽宁)

夜空把星子,缀成镂空的窗
那些忽明忽暗的微光
像睫毛轻颤,抖落神秘的梦
让浓稠的夜,有了呼吸的形状

杏花踮脚,推开春的轩窗
缠绵的香漫过篱笆,逗引蜂蝶
花萼迸裂的脆响,惊醒冻土下
蛰伏的诗行,遍野生长

而我心底,锁着雕花的小窗扉
积年的尘埃蒙住月光
等你来,以指尖叩响
当锈迹斑斑的铜环轻晃
记忆的藤蔓便会疯长
缠绕成,盛满星河的暖房

归途有雪

○陶 全(山东)

当几声鸟鸣冻在半空
哈气的大吠在山谷回声渐弱
苍茫灰蒙天地,雪舞原野

岁末最后一次别过脚手架
躬身钻入石棉瓦工棚
木板木凳,伺候荤素八大碗

将身嵌入南下的高铁
闲置一年的皮夹子光亮如新



葛增明 绘

小小的寸卡,承载了太多

因意不期而至,擎着手机
我看到村南路口的杨树下
一个矮小的身影,满头雪花

我张了张口,喉咙干涩
吧嗒一声,手机落地
睁开眼,列车到站

双生

○潘世远(南京)

我在被另一个“我”操控着——
它叫灵魂,
住在我身体的阁楼,
不开灯,
只点一支不断矮下去的烛。

它替我拒绝
我渴望伸手的世界;
替我批准
我日夜想逃的囚笼。
它把镜子调成雾面,
让我永远看不清
是谁在模仿谁的眼睛。

有时它借我的嘴
说出带锯齿的句子,
割开亲人的手,
再让血替我鼓掌;

有时它按停我的心脏
三秒,
好让深渊
也听见自己的回声。

我申请解雇,
它递来一张
写着我名字的
辞职信——
墨迹未干,
却是我亲手签的笔迹。

于是我继续上班,
在骨骼的工位,
用静脉的打字机
敲出它口授的
每一道裂缝:
“痛,
是身体在写信
给灵魂,
而哪差
永远投错地址。”

昨夜它破例开窗,
让我偷窥——
对面楼里
另一个我
也正踮起脚尖,
把灵魂
往更黑的笼子里
锁。

大雪

总有些事会如期而至

没约定的洄游
夜里游荡的光
彼此互不关联的两种事物
偶尔有过的碰撞

即是有些琐碎会遗忘
或是覆盖,一如
不能告诉你
初生时我们的状态
过于稚嫩,也过于单薄

屋外,椿树枝丫上的乌鸦
在卖力地喊叫
指认隐匿者的踪迹

一个告密者和它黑色的逻辑

百家诗选

潼 关(外二首)

○胡 光(淮安)

站在你的脚下
俯瞰黄河
俯瞰漩涡的纠结和远去的咆哮

黄河的泥沙里埋着生锈的枪栓
三年的炮火没啃动根基
秦岭在你的背后用沉默拉起屏障

风在过古关的垛口
吹起长长的咏叹调
像当年守关人,没完没了的思念

渭河在这里很有礼貌地弯了弯腰
然后,把秦岭的影子
轻轻放进黄河的怀抱里洗涤

两条河默默地交流着华夏文明
一条黄得深沉
一条绿得仓促,像给渤海未写完的信

华山的轮廓在云里半隐半现
是要告诉世界
这里曾埋着侵略者的残梦

日寇的铁蹄到处践踏我们的国土
而潼关仍在山顶
用雄性和豪横镇守山河的脉搏

嘉峪关

花甲之年的车轮
告别故乡晨曦
拂过祁连山云雾
听过河西走廊驼铃
最后,一直开进嘉峪关的夕照里

城墙像一条被时光拉长的巨龙
在荒漠里穿行
五里一燧,十里一墩
而那些城堡,像散落在大地上的
邮戳
盖在丝绸之路的邮包上

昨夜的风从黑山飞来
像无形的刀尖,不停雕刻隘口的
苍凉
而长安城依然灯火辉煌
西域的葡萄藤顺着垛口攀爬
一直爬到山海关的墙头

从山海关到嘉峪关
城墙串起两千多年的晨昏
过去,是烽烟,是刀戈
现在,是西部和大海共同的呼吸

玉门关

风把坐标定在
祁连山与北山的问候里
罗布泊的沙粒经常光顾
汉武帝一挥手
一座孤城便在戈壁扎下了根

黄河在这里拐了个弯
牵着泥沙,牵着月亮的手远去
有人望着流水辨认故乡的方向
有人仰头追一片白云
像要打听那些没有回音的家书
春风如羌笛
只把凉州词的悲凉,吹得更远

现在,我们用五天的风雨兼程
驾着三千里风尘而来
残垣断墙记不下戍边的脚印
笛子的余音,已长成戈壁的荒草
春风每年都来这里
似故乡寄来的消息
在残垣上,写下新的年轮

罗布泊的神秘不再让我失眠
戈壁沙漠森林湖泊不再让我陌生
在孤城的影子里
我摸到诗的心跳,摸到心的归处
那些边塞的诗句
那些曾经的足迹

都是玉门关久远的——守望

稻 田(外一首)

○陶晓杏(广东)

一横横一排排绿色的队伍
挺拔、威武
比电线杆还直的立正在水里
昨夜的大雨把农人厚重的脚印
抚平

田埂上的稗草刚站直了脚跟
却又被多情的风缠绕着
蓝天的白一点一点溶解在倒影里
偶尔掠过的鸟儿
正偷窥还在努力练习站立的秧苗
侧耳倾听秧根拔节的声音

最美的遇见

鹅黄与新芽交替变换
校道里细碎的绿涛荡着

暖阳。时光轻描淡写地诉说着
春日的花事
你曾说阳春三月
在校园里种下一首诗
可如今四月了
你的诗怎还没发芽
趁今日柔柔的风
赶快翻翻这书的土壤
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
把每一块地都晾在蓝天白云下
让春天为你做主
它会用一支希望的笔
为你描绘繁花似锦、六月流光
最美的遇见便是你在努力绽放
而我在听一树花开
在青春的岁月里
你我真诚拥抱生命的冷暖
挥写光阴的情长

柿子的表白(外一首)

○吴从戎(广东)

柿子树并不善于表达
孤身站在房前的高岗上
不迎来,也不送往

孩子们离家的时候
叶和花都还藏在年轮里
孩子们归家
树又掐灭了提在手里的光
卸下表情,愣在原地

柿子红了
母亲提了筐请他们回家
孩子们不在家,他就是孩子
切成条
阳光下,体内的红燃烧殆尽

捧一把母亲新寄的柿干
已然黑得像土
却泛起雪白的糖霜
终于有机会
出演一场甜蜜的表白

牧 羊

晨起的阳光
洒在赭色的高墙上
黏土站起身
将温暖一寸寸圈养起来

在无草牧羊的季节
白发牧师匆匆走过
三只肥羊
默默地跟在身后
是忠诚的仆从

到人群中去牧羊
是一个危险的游戏
行走的羊肉卷
纯天然的厚毛衣
对饥寒有本能的诱惑

高墙深院锁住了温暖
抵挡了阴暗
握紧眼中的信仰
扼住内心的犹疑

野百合(外一首)

○风雨萧萧(广东)

或许是
夏季飓风送来的礼物
野百合,不偏不倚
沾上跋涉泥泞的足迹
远方的你此刻
是否在路灯下
寻觅,昨天的影子

或许你
像红绿灯一样阅人无数
已淡忘天际飞翔的美丽
走过的岁月
又怎能湮弃
十字街口,风雨中
闪烁着芳香的注视

梦幻的霓裳

仰望寂寥的苍天
矗立在日出日落的山岗
可否发现
脚下的岚烟
正在席卷一轮轮悲怆

总是把共同的时光
糅合成泪眼
悬崖边,那朵芍药花
依旧嫣然
摘不到头顶上方彩云
只好用双臂肩
作别高飞雁影的怅惘

今晚星月灿烂
必定会有恹恹的杨柳
相思湖畔摆荡
恍若初绽的娇艳映衬
波光粼粼的霓裳

瘦西湖的白塔

是不是喜欢伴瘦长的流水
看独处的静谧

身不由己的降临
从无法选择的新生中寻找

某种元素在结晶以后的存在
还有,一种简单的复制

从远处赶来
多少迥异的色调被排除在外

确认过的眼神里
是谁的修行,一步一拜

铃,有风叩不响的无奈
从此走开,留你为谁等待

投稿邮箱:jsjib2025@163.com